

序言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一周年之际，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连续举办“人民形象 中国精神——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时间持续半年之久，观众踊跃，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得到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系列精品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写生创作收获成果的展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在深入学习贯彻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新收获。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感悟到艺术家只有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才能感受生活之真，生活之美，才能迸发艺术激情，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立得住、留得下的艺术精品。此次系列展之所以时代气息浓郁，艺术感染力深厚，正是得力于艺术家们对时代生活的强烈感受。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充满学术气息和艺术氛围的文化家园，是我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科研、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机构。艺术创作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十余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创作领域发展成果显著，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家。他们以在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发挥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为己任，他们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应有的价值理念和艺术家应有的社会担当。

艺术之养成，得之于生活与性灵；艺术家之养成，尚需在生活与性灵之外，兼有艺术沉思与涵养。艺术的力量，得之于感性、情感和富于灵性的想象，得之于深刻、敏锐和富有历史感的思想。优秀的艺术，得之于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得之于艺术家对生活、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真正的艺术既表达人的审美趣味、探讨人的精神、情感，追问未知世界的真相，又着眼于历史与时代，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表达人民的愿望，为实现人民的梦想，贡献无形恒久的力量。这是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追求，是时代赋予艺术的使命，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所追求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向。正因此，他们努力从民族、大众的当代审美趋向中彰显自身的艺术个性，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以明确的立场深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以不断的艺术创新攀登时代艺术高峰。也正因此，他们作为一个艺术群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他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也日益彰显。

参加此次系列精品展的18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是：田黎明、杨飞云、朱宪民、黑明、朱乐耕、徐累、龙力游、刘建平、王亚雄、陈忠康、骆芃芃、管峻、刘万鸣、江宏伟、何家英、赵建成、张祖英、吴为山，展品涵盖绘画、雕塑、书法、篆刻、摄影、陶艺、漆艺等多个艺术门类。艺术家们的作品旨艺俱佳，或意趣盎然，或含蓄隽永；或引人静观，或发人深省，无不以艺术的魅力让人沉浸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为人们检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的整体实力和艺术面貌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此展之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也将拉开帷幕，人们会更全面地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家们创作的整体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艺术家系列精品展结束之时，参展艺术家们将自己的精品无偿捐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与这里珍藏的2000余幅历代绘画精品和其他艺术珍品共同作为研究和教学之用。

在18位艺术家的捐赠作品与部分参展作品合集出版之际，谨写以上文字，作为序言。

王文章

自序

文 / 江宏伟

轻松地看着微雨中院外的风景，这是秋的景色，园中层层叠叠地穿插着各种树木，它们在焕发着各自色泽，微雨像一层果霜似的，将色层柔和得有些迷朦，虽然也能分辨出枣树、山楂、栾树及更远处如底色般的硕大的法国梧桐，但还是朦胧了点，这与我此刻的心情相吻合。以往的事再清晰，也会随时光退隐得若隐若现。

我不想说这些画是如何成就的，也不想让他人来评说这些画，因为集子前的评论通常是各种赞誉，甚至会被赞誉得不认识自己了。

我觉得画本身已经呈现了，它也会诉说，尽管，在我眼里与在他人眼里会有差异。因为我是当事者，也是回忆者，更会夹杂个人色彩而起着情绪，这些情绪或者只能属于自己。有些是连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在对着一丛花，哪怕是一片叶，当凝神关注，用笔细细描绘时，那种状态既充实又宁静。不作遐想，也不求意义何在，任光阴流逝，似乎随着笔底显露的姿影能觉察出流光的痕迹，也确实实地感受时间的存在。

虽然我的目的是想成就一幅作品，但我明白过于企求目的是会产生焦虑的。因为我的绘画方式与我能力所及需在一幅画上反复修正，只有在缓慢之间才能逐渐呈现心中的意象。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所以我得营造一种耐心的理由，这个理由便是安份，安份让我变得有耐心，并使其成为习惯。

好在大自然不断地使我感观有所触动，它细密而严谨的构造，不会因无人关注而粗糙，它总是充满生机。花开花落是一种生态，也是一种循环。我不喜做过多煽情般的生命意识的联想，这种外观的视觉越来越少地波及我的那种非绘画主体的心理活动，正如“花不是为美丽而开放的”，它是植物本能的需要。

尽管我缓慢的作画方式，在转瞬即逝的演变中，让我有些无奈，但新的追踪同样接踵而至。花谢了，我期望来年的重逢，至今我仍然有未完成的稿子，相约第二个春光。

到了我这个年龄已谈不上有多少憧憬，但也未到仅是忆旧的状态。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将来，便成了既不伤感也不亢奋，我喜欢在平静和悠闲间带来的那种自足。

自足让我象个记录员，记录各种季节发生在自然界的情景。也许，我是一个并不称职的记录员，因为我在记录过程中总会夹杂个人色彩，并且为了这点个人色彩，使我的记录放慢了速度，所以我年复一年，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理解，记录着发生在枝头杈间的那些琐事。这些琐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因着这些琐事也让我不太关心其他被称为大事的事。我不



红鹦白梅
纸本设色
40.5cm × 68.5cm 2015



春
纸本设色
180cm × 120cm 2013



鸡冠花
纸本设色
181cm × 120cm 2013

喜标榜自我清高的人，也不反对上进心、功利性很强的人。就像大自然一样，为了各种方式的生存，会以各自的形式展现各自的存在。随着时间流逝，自然是会获得一种平衡。大自然是不会有抱怨的。

此刻天有些放晴，地上的草坪透出一丝绿光，我发呆似地看了一会。隐隐地记起一位东方诗人说过的话：“草就必须竭尽全力从它那伸到最远处的毛根末梢来汲取营养，它并不徒然地奋斗，想成为一株榕树；于是，大地就得到了一方可爱的绿色地毯。”他接着说：“的确，在人类社会中要是还能找到一点美和宁静的话，也正是由于人们天天都在履行自己的琐细的职责，而不是由于丰功伟绩和高谈阔论。”

当然，我不是为了天天都在履行自己琐细的职责而画画，而是出于一种自发的、长年累月所养成的习惯。对我而言，只要摆脱那种妄念，忘掉那些“伟大的”、“神圣的”词汇，做自己喜欢的事来安稳自己的内心，尽量平淡一些，专注一些，起一点“与花草共命运”的善念，便会持久地漾溢起祥和的幸福感。也许，人生没有比在平凡的事中持久地出现幸福感更幸福的事了。

牡丹
纸本设色
64cm × 69cm 2016



春情
纸本设色
96.5cm × 46cm 2015



夏塘

纸本设色

96.5cm × 45cm 2015



秋趣

纸本设色

96.5cm × 45cm 2015



冬韵
纸本设色
96.5cm × 45cm 2015



波面秋光净
纸本设色
60cm×32cm 2015



疏雨池塘凉
纸本设色

59.7cm × 33cm 2015

